

容齋文鈔

容全文抄續刻目錄

記 一

序 六

傳 四

墓表 三

墓誌銘 三

題跋 四

尺牘 十七

容參文鈔卷九

綿上茹綸常文靜

王君敬亭傳

余友素亭之兄敬亭孝於親友於弟信於朋友慷慨倜儻有古烈士風乃生而司徒未獲揚其行歿而太史不能舉其名其猶子會圖恐其久而湮沒弗彰也以傳屬余余以素亭故固嘗獲交於君不敢以老憊辭爰爲之傳曰君姓王氏名書展字箴六別字敬亭系出太原遠祖遷居介休父石甫公以名諸生舉賢良方正授州佐補山東廣儲庫大

使擢經歷大憲咸器重之生二子君其長也幼卽岐嶷喜讀書學爲場屋文兼嫻弧矢時應童子試者多文武兩試君以急於隨侍東省文戰不利旋應武試獲雋然非其志也每於署中偕弟研讀經史至丙夜不輟佐石甫公布署公私諸務無不悉當暇時更練習技勇講肄韜略曰吾業爲武生倘他日得爲國家干城亦自可表見於世詎敢曠吾職乎旣而弟素亭復入邑庠有聲藝林於是山左右賢士大夫無不嘆曰元方季方古稱二難殆不是過也石甫公可爲有子矣君居東最久及石甫

公致仕歸里歿後仍以清俸之餘小權子母於濟南之雒口者十餘年年五十九考終牖下嗚呼君資兼文武鬚髯如戟操齊語見者不知其介人也與弟皆工書得二王法而君書更秀出緣不喜爲人書故書名稍遜於弟余嘗概其生平謂素亭則矜慎名節規行矩步固無忝儒風而君則襟期湖海鶴峙鸞停尤獨饒豪氣蓋皆上能承石甫公之庭訓而下能以清白貽之子孫者也君四女一子子早逝遺命以會圖之子爲子嗣

論曰自有明迄 本朝士非登甲乙科者雖有塊

材異行率無從沾一命歷仕途若石甫公之遭逢
曠典抑何幸歟而君兄弟名父之子抱匡濟之略
皆屢躓棘闈賚志以歿惜哉

李母強淑人傳

淑人姓強氏介休人州同知桂繩公女也母燕氏其本生父贈武略騎尉蘭繩公母李氏襁褓中堂叔愛其穎異自繼爲女視之如掌上珍及長依依膝下孝敬備至事兩重父母皆得其懽心與諸兄弟敦睦無稍嫌年十六歸同邑勤修李君兩姓皆望族家門鼎盛一時禮儀華縵百輛雍容而新嬪之才淑又播在人口於是親黨中無不歎美之而淑人履豐如約處事舅姑克相夫子有鷄鳴戒旦之風迨舅姑卽世時李君已以武生援例 援武

翼大夫候選游擊喜交遊馳聘自豪靡費無度家漸中落淑人愀然曰茲不早圖將墜祖父之遺基而貽子孫以窮餓已乃力勸武翼君以城中大宅暫典他姓獲皆權子母徙居南村張姓之別墅親操家政課率婢僕如是者十年將贖還舊居而武翼君歿淑人慟曰吾勸吾夫卹居而使之不能生還祖宅是吾貽吾夫以遺憾也吾何以見吾夫於地下哉亟卜飛營塋戒子曰爾居苦塊中不宜他預一切事務悉淑人主裁之而奢儉適中人皆稱其才能雖鬚眉有弗逮也塋畢返舊居然飽勵靡

涯不數月疾作於喉舌間子姪輩百計延醫卒至不起昔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十日也年五十有八或曰淑人使才近奢用財近齋未免過耗心計不臻耄耋或是之故余曰不然武翼君有女兄家武微歿遺一女淑人迎甥於家撫育無異已出遣嫁之日妝資週備厥後時時周卹之卽此一端謂齒於財者而能若是哉子一城候選布政司經歷女三孫男女六以武翼君曠 誥封淑人嘉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將禭葬於武翼君之壙其子乞余爲傳余曰婦人非奇節異行難於立傳

既而思之劉向列女傳標其目爲八其中如母儀
如賢明如仁智以淑人較之綢繆未雨砥柱中流
其幹濟之才兼惠施之德教子成立置李氏於磐
石之安亦庶幾無愧於古媛矣故不辭而爲之傳
其他見武翼君墓誌中茲不多贅云

贊曰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若淑人又疑於
有成而有終洵不誣矣是豈尋常巾幗所能及哉

關帝廟春秋樓碑記

天下事莫難於謀始而尤莫難於圖終固往往然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爲山而虧一簣掘井而不能及泉是又旁觀者之所嘆惜而當局者之所不能逃其責者也若夫蹉跎年歲時異情遷屢作屢輟而卒抵於成者此其間殆有天焉非盡人之所能爲也介邑關帝廟創建於邑侯汪公本直繼成於徐公大緯規模畧備而工鉅費繁殿後之春秋樓及坊表兩廊碑碣咸缺焉歷年旣久費用弗給債負纍纍董事諸君或郵居或宦遊或物故卽在者

亦憚於無米之炊退讓不前予與李君日普每扼腕腐心以爲靡費金錢無算而未克竣事以五行生剋論之且不符於星家言恐不爲邑中福則誰執其咎其負疚於神明缺望於士庶爲何如耶自丁未迄丙辰十年中輟工者二載始得宋君廷英慨捐五百金仍募得施千金而不願列名者一人於是始復鳩工庀材予以衰老兼不諳興作以其事專委之李君而王君寧宇佐之李性本揮霍以前殿體製闕壯其後不宜小就建樓五楹廊六間豎坊立碑累堵崇堦黝堊丹漆金碧輝煥頗稱偉

觀而賞早告匱因與李君更謀之同志諸君亦皆樂助且有不期而至者復得千餘金不足則益以邑侯祝公德全城工捐而未輸之三百餘金嗣後任徐公希高催致補苴之始粗獲告竣自丙辰迄今癸亥又將八年可不謂難與此固人事之經營必有藉而成而要非 聖帝之威靈不逮是也予故曰此其間殆有天焉非盡人之所能爲也然宋君慷慨倡首之功達人好善不名之義與夫李君任事之勞王君將伯之助皆不可沒也李君屬予爲記予不敢以荒陋辭其捐募諸君姓氏則於碑

陰志之準舊例也於戲初建之緣起續修之規制
已具見汪徐二公記中落成後又得蔡公夔續記
之亦可謂詳且盡矣雖然其中之降心籌度勉力
艱虞神監難憑人言可畏則不獨三公所不悉卽
予身歷其事者亦安能委晰書之哉茲於春秋樓
記中略引其端緒使後之覽者或將因予文而得
徵其軼事云

梅浬刺史遺集序

近世之論詩者每有南北之分譽之則謂南多風雅北多雄健譬之則謂南多卑靡北多僿父以故蔣清容太史曰北學嘔吟拗字多名家聲律盡傳訛趙館山宮詹則又曰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然此皆爲詩之未至者言之也若其已至則譬如適京師者或由閩粵或由川陝或由山左右或水資舟楫或陸假輪蹄雖取途不一而及其所至則同也豈謂國風必勝於小雅而車麟駟鐵之篇盡

遜於堯天葛覃之什哉無論 國初如南施北宋
北王南朱聲譽相頡頏卽梅村秋岳迦陵初白與
吾晉之說巖蓮洋諾生諸前輩亦只伯仲之間耳
間嘗論之漢魏六朝如蘓李曹劉潘張左束陶謝
鮑庾唐如李杜高岑王孟韓柳元白溫李以至郊
島饑寒賀全詭怪體製各殊門徑錯出而究之異
派同源各極其勝則亦同歸於是而已梅擘先生
北方之學者也以名孝廉仕至滄州刺史性嗜酒
愛菊尤喜爲詩簿書堆兀差務匆繁弗輟也淡泊
自甘不名一錢其訓子有句云此生未必饑寒死

不把金錢累子孫其清節可想已惜年未及艾歿於官喪歸至今貧猶未墓然先生宦囊雖貧而詩甚富多至數千篇其嗣君緘設帳於介介友人問序於余且乞論定焉余展讀之下見其格老氣蒼直杼胸臆洵無戾於古作者爲選存其半而歸之曰昔者吾友新安呂寸田嘗謂我輩著作倘出而問世寧使人恨其少毋使人厭其多余甚聽其言且少則易於流布多則剗削維艱子繕錄而謹藏之他日行世余庶可告無罪於先生矣先生郭氏

諱 號梅嵯晉之陽城人也午亭相國世居於是

其子姓率能詩與雁門諸馮相埒流風餘韻迄今
猶存先生其後先輝映歟近見山右詩存有陽城
四詩人詩魄力闕昇文采葩流亦何濶澤之多才
也是又可踵先生之後塵而衍午亭之詩教於無
既矣於戲有志之士其自命必不凡近博學深造
力爭上流不朽之業直自操之而何有於地哉故
論詩而以南北爲左右祖者其皆門戶方隅之見
也夫

邑侯賡堂明府壽序

漢世寂重循吏如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之儔易俗移風政平訟理輒以璽書褒勉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唐宋而下漸不古若至明則行取內用或授部曹臺諫以故大吏未敢蔑視 國初猶沿明例後罷之而邑令非有異等之績雖治理足稱者亦不能邀不次之擢此則時勢爲之也然在竭忠報國之士循分盡職發揮其濟物安民之志以仰酌

天子高厚之恩殊不以官階之崇卑爲意也余於吾邑

侯廣堂明府見之矣侯蔡氏爲吳興巨族科第蟬
聯門才炳耀登龍首而躋臚仕者接踵已亥歲侯
捷秋闈由京師教授者十餘載策仕爲河津令河
津古龍門地文中子薛文清之流風遺韻未盡泯
滅侯優游卧理廣求民瘼振興文教其善政未能
悉數也旣而調繁介休介固劇邑非強毅幹濟之
才不能治而侯淡泊寧靜不務爲赫赫名仁以居
心慎以蒞事訟免無妄之率趨差省羨餘之需索
不侵暴以爲威不鍛鍊以爲巧使富民陰愛其福
而不知貧民各安其業而無擾課率書院生徒觀

校其低昂而資給之與河津無異至於引年尚齒
崇獎風雅尤孜孜不倦雖以余之庸才末學且常
饋藥以扶衰致饁以養老其禮賢下士之誠爲何
如耶於賦率仁心以厚民風本經術以飭吏治此
真可無愧於古之循吏歟第大憲重侯清慎三年
中一則督糧陝省再則攝篆文城介之紳士商民
喜侯之重來而惟恐其速登薦剡以去也僉謀所
以娛侯者曰侯自蒞任以來曾未知嶽降之辰今
歲春秋適屆五十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以今

華古當亦

聖朝所不禁也而且聞侯向憂乏嗣昨冬始生一子恰逢週歲晬盤兆提印之祥海屋微添籌之慶是豈可無一言以爲侯壽哉因乞余言爲壽余義不可辭而逡巡未敢蓋以侯之才學敏贍尤工詩古文辭命余爲序是猶錫簫粥鼓邀倫曠之聽里嫗邨姑企施媿之盼也寧不慙乎雖然以衰朽荒蕪之詞當吉甫之頌清風天保之歌南山則誠不能而但藉以爲侯侑一觴焉則庶乎可矣

景文明六十壽序

昔太史公爲游俠立傳稱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又稱其遠遂有退讓
君子之風於朱家劇孟之流三致意焉杜工部過
郭代公故宅詩云豪傑初未遇其跡或脫略及放
意何自若豈伊常情度等語余每讀之未嘗不廢
書而嘆也蓋慷慨節烈之士史冊所載固代不乏
人而閭巷之俠輕財好義爲族黨所矜式爲顯愚
所倚賴則亦有足多者焉如景君文明殆其人歟
君幼失怙其母余之從堂姑也少余數歲每隨母

歸寧余數數見之喜其丰神秀澈倜儻不凡黜冠
後以子身支柱門戶不暇治舉子業援例入成均
君居既去城廿餘里余復遭家多故恒屢歲不相
見卽見亦匆匆不獲傾談然聞其意氣豪邁濟困
扶危尤喜爲人排難解紛不畏豪強縱涉累無悔
余每虞其構嫌怨仇睚眦任俠自喜遺母氏憂迫
母氏見背君已年幾強仕雖詩有穿窬之戒而易
占不墜之亨余於是潛慰旣而乃以聞其勵行砥
名崇修善事逾於疇昔村有古蔭者爲存貯倉穀
之所年久傾圮公私弗便君慨然倡率修葺之更

爲增傍殿茶亭諸處近歲聖母祠災君復首捐重
貲鳩工庀材不辭勞瘁閱二載始竣其急公尚義
如此至於重修家譜創建宗祠費至二千餘金而
族中人捐貲僅十之一二或以爲過少何不並此
任之君曰吾之爲是祇期報本以妥先靈耳其誰
非祖宗之子孫而吾敢以獨力成也貲之多寡安
足較哉更續置祭田若干畝堂兄士秀庚辰進士
曾爲浙江西安縣令寄籍龍門無子擇繼君卽以
次子武生升泰嗣之無難色其敬祖睦族又如此
余於是大慰謂吾始爲有子也於嚴雄才大略一

代偉人君固未敢望郭代公而以視朱家劇孟則
有其醇而無其疵其亦可以弭人言而邀天眷也
已今歲庚申季春君齒屆六旬親交咸謀製錦屬
序言於余余稔知君且欽君之高誼不欲以世俗
浮諛之詞爲君壽因略述五十餘年之梗槩以侑
一觴若夫老懷易感尚愛聞身美名難於瀕敦晚
節兩人於此又當交相勉云

張太恭人八旬壽序

古有閭史掌鄉俗之治歲要月會以獻天子有惇
史乞言養老有善則記之又青史氏閭裡之事
無不悉載以故當其時如執懿筐治締絡登岡阜
而采卷耳遵水濱而伐條故雖事之至庸常瑣屑
亦皆歌咏而傳道之而幽閭貞靜之德隱寓乎其
間足以彰王者之化迨至後世女子之於史傳罕
所紀述必有奇節異行始能垂芳著美此不獨三
王之治不復見而亦可以觀末俗之厭常而喜異
矣張太恭人系出名門嬪於望族逮事君舅君姑

者最久無疾言遽色惟髻操作先意承志得堂上
歡爲孝婦相夫子有鷄鳴戒旦之風勤儉持家家
日益隆而不改往度及中憲公得末疾時已年邁
率家人侍醫藥日夕不遑寧處者幾三載爲令妻
至其訓勉諸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狎暱惡少久
必受其累聖賢垂訓汝曹其念之哉晚歲尤好植
予凡親族中貧乏者有求必應莫不賙恤之而卒
無戾於三從之義爲賢母故其子若孫皆孝悌慈
祥卓越恒流鄉里稱善人長君需次部副卽年甫

強仕以父喪毀悴越數月構疾歿聞者無不惋惜
之次君現爲農部正郎副郎君遺二子長應恒候
補郡司馬次應觀年未舞象已以助餉議叙主簿
蘭桂盈堦家門闔盛初以中憲公貴封恭人繼以
子農部君貴封太恭人年屆耄耋神明益茂天之
所以報太恭人者厚矣而太恭人之積德行仁亦
概可知矣聞嘗論之家運之興衰感召率由婦道
爲樞機貧賤之家交謫無聞匱勉有無卽賢聲易
著富貴之家休侈易生或谿刻必變或暴殄基業
或凌夷致悔此書有無晨之戒而易垂不節之嗟

也若太恭人之秉性淳良飭躬質樸絕無晚近奢靡之習可不謂難歟是真不愧於古之賢媛矣今歲八月八旬初度農部君集中朝公卿大夫以及同鄉之列仕籍者爲頌祝之詞遙寄太恭人爲壽而長孫司馬復合鄉里中薦紳先生爲製錦之舉而乞言於余余與張氏四世交情百年鄰好固稔知太恭人者不敢以荒老辭因以平昔之所見聞聞者約略言之太恭人倘喜其質直而爲之進

一 觴耶

奉政大夫張君墓誌銘

君卒於嘉慶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於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年五十有四諸孤將以卒之年八月二十九日啟元配李宜人柩合葬於常樂村祖塋之次其弟宗節君以狀來乞銘君諱企良字敬房號懋軒姓張氏其先爲隴西人自遠祖諱曠者始遷汾之介休高祖奇士曾祖龍瀛祖呈錦三世俱 贈中憲大夫父諱煥布政使司理問屢封中憲大夫丈夫子四而君爲長賦性淳樸出家塾後以父命與挾計然策者遊人恐其習於驕侈

類於五陵年少也而君不設城府謙以自牧出人
意表然終不屑爲仰取俯拾計久而謝去援例布
政使司經歷加三級 授奉政大夫以封公不耐
酬應繁劇遂絕意仕進以承歡堂上爲已任於是
鄉黨皆以君渾厚質直乘下澤車驅款段馬稱善
人斯已矣而不知君之大過人者四焉一曰孝於
親也嘉慶丙辰封公赴千叟宴千里趨侍朝夕同
儺冰雪互寒雖夙有腿疾不自惜也辛酉封公寢
疾晝夜侍醫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時君年已逾艾
竟以是致疾又以窳窳時不能執親喪爲恨而卒

以身殉悲夫一曰善事繼母也前母宋恭人無出
君爲范恭人出而早年失恃奉梁恭人僅十數年
獨事繼妣楊太君逾三十載婉言愉色逾於所生
病侍牀第歿親苦塊人以為難一曰友於諸弟也
君與諸弟異母而言聽計從怡怡者終身無忤如
辦理親喪事務悉聽諸弟樂不與聞此可知已一
曰慷慨好施也如邑中浚河繕城建祠諸公事及
輸軍餉二萬金戚黨中以緩急告者雖皆封公主
之而君恒愆愆之弗少吝於戲君之行誼若是而
僅以渾厚質直目之恐未足以盡君也君元配李

宜人州同知諱瑞女繼配宋宜人太學生諱禮女
子四李出者二宋出者二長清諭卒次清誥鑾儀
衛經歷軍功加二級紀錄二次候補光祿寺署正
次清誥卒次清謨女五孫男二清誥出長嗣清諭
予與君家世爲姻好予以衰老君復儉出頗踈過
從然情好無間有事未嘗不與聞也不敢以荒陋
辭因按狀並掇拾素所聞見者志而銘之銘曰
張仲孝友人所宗君復誕生繼乃翁年甫逾艾胡
考終佳城鬱儀馬鬣封聲施後世垂不朽阿誰銘
之曰漫叟

鎮江府通守李曉園先生六十壽序

昔孔子以樂山樂水動靜屬之知仁而又申之曰知者樂仁者壽似乎知仁之體用各殊取效亦異判然兩途而不相入也然予遠考之古人近稽之目前知者未嘗不壽仁者未嘗不樂而後知聖人亦只就其性情學力之大凡言之非謂其異派必不同源而不可相提而共論也是說也予於吾友曉園李君見之矣君明皖望族累葉華臚生而穎異涉歷詩古文辭無不窺其堂與只以羸弱善病遂接例需次通守僑寓都門飾車從喜交遊一時

酒榭歌樓稱極盛焉旣而旋里築南村別墅花竹
纒紛松藤翳蔚凡邑中耆舊及四方遊客仕宦過
介者無不延接又與予輩聯友聲詩社觴咏幾無
虛日及半刺鎮江南週歲卽告歸知止不殆知足
不辱非知者而能若是哉未幾病良已適興琴書
娛情博奕尤平易近人人以是亦多狎近之座上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北海之豪洵非虛語且接物
靡形喜愠論事動中機宜扶危拯溺排難解紛親
友間並皆倚重是又幾於太邱道廣矣若夫武廟
之克抵於成家廟之倡謀於始非君邪濟繕城濬

河之役長吏率敦請爲士民領袖非君弗任其不
避勞怨利人濟物爲何如至於賤貧恤乏尚義輕
財有求必應陰行其德尤更僕難數也謂爲仁者
殆庶幾焉余嘗以君竭志勞神多言喜動不自顧
惜規之曰攝生之道當不如是君曰猿狙之性動
而彌壽予樂此不疲也迄今君年屆六旬而耳目
聰明精力不衰是蓋仁之體而知之用也其樂與
壽不將日引月長而相綿於無旣乎余以食少事
繁爲慮者亦淺之乎測君矣於巖君之知或流於
權備君之仁或隣於姑息縱未能悉合聖賢中庸

之道而視晚近貪鄙之夫虛澆之俗何啻霄壤耶
君與予早歲訂交稱莫逆者數十年如一日知君
固莫余若故於介壽之期約略其立身涉世之大
端而質言之以侑一觴焉

奉直大夫晉贈昭武都尉李公墓表

代

公歿於乾隆庚子塋於辛亥迄嘉慶九年甲子又十四年矣當時行狀墓銘無弗脩而諸嗣君先生復寓書京邸命予爲墓上之辭亦何孝思無已也予生也晚未能親炙公而予荆人爲公之外孫女故稔知公之家世行誼不敢以身陋辭公姓李氏諱廷棟字輔宸號變軒世居介休之西漸屯曾祖福才祖寶珍 誥贈武翼大夫父實 覃恩貤贈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知州晉贈武翼大夫軍功議叙卽用州同知母梁氏郭氏俱贈淑人郭生四

子公其長也稟性孝友賦質淳良貞以持已和以
待人兄弟間雖一錢尺帛不以自私一切恣睢貪
刻之念不生於心俚俗嬉笑之詞不出諸口以是
宗族鄉黨無不稱道而衿式之武翼公喜其誠朴
欲專以家事委之而公讓於諸弟苦辭以爲才識
愚暗闕歷未深恐析薪不克負荷致墮先業然侍
寢侍膳色養倍至孺慕終身其孝於親友於弟如
此迨武翼公捐館與諸弟析箸後始親諸務淡泊
自甘勤儉自勵絕奢靡之習無聲色之娛間有以
公孫布被疑之者弗恤也惟於延師課子不惜重

嘗厥後諸子姓皆有聲紳士間少子廩貢以例屢
署師儒之官將膺民社之寄人以為非公義方之
訓不至此也且予聞之公少好讀書手不釋卷凡
六經史傳理學諸書無不研究而頗不善為場屋
之文年已逾壯猶頽首就童子試雖一衿未青而
誦讀弗輟見篤學博聞之士每折節下之友朋中
或勸之曰君家素豐裕爰例即致身青雲曳金紫
直且暮事奚自苦為公置不顧曰人各有志吾從
吾所好耳後勉入成均非其志也夙嘗好奕一日
偶客至未及酌應而客去公慚且悔曰吾不願賭

取宣城太守而何敢效謝公之爲乎遂終身不再
奕由此觀之卽小見大而知么之飭躬厲行志氣
專一有非萍浮蓬逐轉移隨俗之流所可同年而
語矣公生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卒於乾
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八以乾隆
五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葬於西嶺之興發原以次
子階 贈中憲大夫以三子階 晉贈昭武都尉
配任氏贈宜人 晉贈恭人繼張氏父繼岳氏子
男四長文灼太學生 覃恩贈登仕佐卽國子
監典籍娶宋氏卒任出次文煒 授奉直大夫布

政使司經歷加二級娶張氏繼張氏三文煌 昭
武都尉候選都司娶梁氏繼任氏又繼梁氏四白
山候補知縣前署壽陽縣儒學教諭國子監典籍
娶張氏張出女二長適太學生喬元勳任出次適
附貢生張佩張出孫男七祿祥禧祥禕祥俱太學
生文灼出自森守禦所千總自芳文炤出自全文
煌出自雅白山出孫女八曾孫男三曾孫女五元
孫男二元孫女一

朝議大夫太學生李公墓表

代

嘗瞻觀史冊凡建功立業之士必具強毅之力堅
忍之志愜直之氣死生以之歷艱難困苦而後能
肩大任集重務孟子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易曰
貞固足以幹事皆是之謂也予讀吾鄉李公之行
狀而不禁有深慨焉公諱廷英字元宰號三臺世
居介休之西漸屯會祖福才祖寶珍 贈武翼大
夫父實 覃恩賜贈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知州
晉贈武翼大夫軍功議叙卽用州同知母梁氏
郭氏俱贈淑人郭生四子公行三少卽穎異不苟

言笑沉毅有志量年十八家有商業在荆之石首
董事者不稱職武翼公命公視之公慨然曰大丈夫
不能携三寸管提三尺劍國牧民亦當用計
然策起家彼陶朱猗頓何人哉至商所周詢利弊
若燭照數計一切振作動中機宜不數載居積日
贏雖老於貨殖者嘆不如也念父齒邁爲身後計
隻身走蜀中繼幽陟險市美材以歸家人咸憫其
勞而公欲然也將復赴荆以河東鹺務不果時鹺
商甚困大吏檄士庶之豐於財者分派地方給引
科額得豫之澗池陝之白水晉之屯留及萬安鎮

是時公父及諸昆弟以解澤鹽產不給離傾家尚
恐虧額舉室危之公居屯留悉心籌度分遣紀商
他適無稍貽悞然積年耗費甚鉅漸以不支請於
當事力辭澠池白水至再三幾獲重譴幸而獲免
第當其時威之以叱喝悚之以刑章旁觀者皆股
慄而公志逾定氣逾壯力逾強卒以濟事是豈尋
常庸眾柔脆紈庫之子所能幾及者哉迨公父母
之歿俱以商務先後不能視含殮抱恨終天哀毀
數絕而且經營於外十餘載出則叱咤傷心歸則
妻孥愴目精力交瘁遂以身殉嗚呼公爲家計不

爲身計身則殞而家得無傾公計之審矣藉是慰
父母在天之靈免昆弟子姪覆墜之患於家於國
兩皆無負所全者大視古烈士何多讓焉公亦可
以含笑於九泉也已夫死生亦大矣死有輕於鴻
毛死有重於泰山公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必有能
辨之者矣公負百折不回之志理繁治劇之才使
之歷朝蒞職必有可觀而奈何使之以商始以商
終爵爵以殘其生耶悲夫公生於康熙六十年六
月初五日卒於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年五
十有三太學生 贈朝議大夫以乾隆五十六年

二月初一日葬於柳祖塋之次配秦氏州同知繼
禹女繼溫氏州同知詩女先公卒俱 贈恭人又
繼梁氏太學生養浩女後公十七年卒子男二長
文炯卽用衛守備娶梁氏次文燦朝議大夫州同
知加四級娶秦氏繼何氏茹氏女三長適汾陽縣
貢生張終譽次適太學生梁燿俱溫出三適王益
齡梁出孫男三自華自 自 文炯出孫女二文
炯出者一文燦出者一俱幼予家於靈石之兩渡
去介邑僅數十里以故親友之在介者居多予於
公未識面而公之猶子白山與予數會於春明茲

於嘉慶九年甲子孟夏寓書請表公墓去公之葬
已十四年矣予既悲公之志而且欲以告諸後來
篤行有守之君子云

容齋文鈔卷十

綿上茹綸常文靜

處士宋公墓表

公姓宋氏諱瑯字名士號崇德先世本秦人遷汾
之介休居南鄉耕讀起家族漸大因名曰宋家庄
曾祖春 妣贈文林卽祖國仁 封文林卽湖南
衡山縣知縣因村僻鮮師友之資與弟 封修職
卽國禮徙居城中世父奇傑以順治丙戌 恩科
舉於鄉己丑成進士爲衡山令從世父奇功康熙
壬子科副貢任潞安府長子縣儒學教諭父奇儒

邑庠生生子三公其季也無出以伯兄之子士採
爲子元配高氏繼張氏其生卒歲月具壙石以乾
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其孫紹璟墓其祖母暨
其父始從祖塋遷公之柩墓於新阡又二十五年
因公之子婦節孝王孺人膺綽楔之旌紹璟乞予
表公之墓而又重以予友魯君心齋太守之意聞
君融一太學之請第公歸道山已久言行無可考
據不獨其孫不能記憶卽二君年皆六旬外亦無
從知之予始未敢遽許旣而思之三代以上抱道
懷仁名沒而不彰者比比矣如長沮桀溺荷蕢接

興樂正裘牧仲之倫皆是也然此猶見於孔孟之書而不能附見者何限也况乎秦漢以下之士身不顯於朝事不見於史幾等於草亡木卒此聖人所以有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嘆而歐陽公所以有自古材賢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之論也雖然攷幽燕之徃蹟弔汴鄴之遺墟涉臺駘之澤登管涔之山至於介推之田林宗之墓潞公之里則予桑梓釣遊也間且接吳楚之畸人訪齊秦之估客其碩彥名賢載在史冊者無論已乃亦有名重

於鄉邑卽田夫野老皆能舉其姓氏而問其行事
則多謝不知是可知雖未嘗立功立言而席珍衡
門亦幾與立德者並垂於不朽也如公沐詩書之
世澤昌閭閻之清門縱使事跡無徵百餘年猶隱
然在人口耳間是可爲之表矣是可慰紹璟繩武
之孝思而且藉以覆之二君二君知予者或以爲
闡幽顯隱猶有前輩典型自他人視之其不以劉
父諛墓中人之誦誦予者幾何哉

節孝王孺人傳

孺人王氏汾之介休人處士福慧之女太學生宋士探之繼妻儒士紹瓌之母也年十七而嫁二十七而寡六十七而其子狀其母壺行告諸鄉黨請於有司大憲得以 上聞詔祠坊如例卽以是年卒卒又二年而乞予爲傳予時以憂歸凡唁予者咸賈賈孺人之節孝不置曰善事孀姑也貧能養志日夜勤針黹以營甘旨而自厭糠粃數十年如一日及姑老病坐卧牀蓐中飲食起居下挖澣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無怨言亦無怠色姑年九十

餘始歿疾革時泣而與訣曰汝之事吾卽孝子不能過吾無以報汝願汝之婦事汝亦如汝之事吾則吾可稍慰於九泉矣曰克相夫子也鷄鳴戒旦暝勉有無長子殤次子甫週晬而夫遽染沉疴杵水量藥不離左右每夜則焚香祈禱願以身代卒則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屢日姑涕泗諭之曰新婦忍垂白之姑餓填溝壑待哺之兒失所倚依使宋氏一錢之存危如朝露得延嗣續惟汝是賴汝可不深省之乎於是始勉進蔬粥服闋後有以家貧子幼勸其再醮者孀人語人曰相舟之操風

所矢也未亡人使非白髮與藐孤已早從夫於地
下矣彼謀謀者何爲哉曰義方教子也孺人撫育
幼子提携襁褓艱苦脩嘗稍長無力延師使就里
塾少有偷惰卽嚴加呵責曰吾卑門不願汝登科
第但知書守禮能奉養大母無墜爾祖父家聲足
矣迄今紹環立品端方居心廉謹與人交尤重然
諾雖賈而恂恂有士風皆秉孺人之教也其後家
稍裕遇親隣貧乏者恒命子瞻恤之曰吾非以市
恩也吾視其困苦顛連同吾曩日不禁有感而弗
忍於心也其推已及人之仁又如此予聞之矍然

曰鄉評如是是可徵其子之言非誣矣予雖去史館其敢不闡吾邑閭閻之遺徽彰國家名教之

盛典以垂永久哉故不辭而



一

舊史氏曰予嘗考之詩以節著者止一共姜稽之春秋以節著者止一紀伯姬劉向列女傳標其曰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曰貞順曰節義曰通辯曰尊嬖以爲鑒戒亦不專一操也是可知婦道以婉婉順從爲職非必苛行苦節而後有聞於世而見錄於青史氏也然自內則廢缺女訓外則陶嬰黃鵠之歌衛敬瑜妻孤燕之咏世家巨闕且不多見

胡窮檐荆布之延於啼饑號寒者乎魏隋而降史
家又多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晚近之情忽
庸行而尚矯激國制所褒志乘所載與夫里巷所
稱道流俗所震驚以至危至苦爲難故其傳達而
事尤著至明興則更制爲規條大者賜祠祀次亦
樹坊表烏頭緯楔照耀里閭 本朝亦延明制而
尤加以寬厚凡孝行可稱守節逾三十載者率准
給祠坊勵廉恥而敦名節其意至深且遠也雖其
間間有弗稱而善善從長論者不苛也若孺人之
含冰茹蘖百折不回存身奉姑教子所關於宋氏

宗祐甚重與舍生殉義者何異焉斯誠無愧於古
賢媛矣彼夫聞孺人之風者尚溯其淑德懿行而
興起於節孝也歟

資政大夫慎菴張君墓誌銘

修短稟於天樹立操於已怙惡者無論矣彼庸碌
奔鄙生無一節之可稱死無片善之堪紀此其人
雖壽躋耄期亦與草亡木卒等耳何足重哉若夫
篤於孝友睦於里黨飭躬勵行雖不永年而聞者
莫不咨嗟而稱道之此吾於世講慎菴張君有深
悼焉君諱清典字徽五號慎菴先世自隴西遷介
休曾王父呈錦登仕郎贈文林郎王父燁太學生
軍功議叙主簿以子職贈朝議大夫以次孫貴
單恩贈中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父企斌布政司

理問加級授朝議大夫以次子貴 覃恩贈中憲
大夫晉贈資政大夫母梁封夫人有壺德年垂八
旬生二子君其長也生而恬靜純孝氣度如成人
最爲父亦敬公所鍾愛稍長就家塾與弟同學友
愛脩至惟於學課則競先不讓君日誦千言弟弗
之及爲父則略遜於弟因是尤晝夜攻苦不輟稟
素弱遂致病幾殆父戒曰汝志強而體孱心細而
量狹欲効力 皇途尚可別圖慎無以功名身外
之物貽父母憂也厥後弟果入庠食餽君以例入
太學皆捐中書料中書然亦徵公性厭煩劇不喜

羣居狂論曉歲幾欲杜門謝客凡邑中公事及里社周旋親鄰慶弔悉屬之君而君酌應得宜處事周詳量情施予與人交最重然諷以故人皆器重之叔祖樸菴公以兩門公務每托君籌辦邑侯汪公建武廟及考所公館皆延君爲領袖君之父執如范息園李曉園及予同事數載無不嘉其老成持重而嘆其父爲有子也詎意廟工未竣亦敬公忽感末疾君蒼徨繼卜衣不解帶者屢月後稍愈迄未能痊可復與弟更番夜侍湯藥者幾三載及罹大故以積勞拚踊苦塊哀毀彌甚予每過唁曰

生事死葬孝之大者子生事之禮盡而死葬之禮未盡也矧堂上白頭之母膝下黃口之兒皆子之責子其勉之乃殮畢未數月聞君染時疫予曰殆哉精悴神傷豈能支乎數日溘逝嗚呼慎菴其死於孝耶其死於病耶抑不幸而予言之中耶使斯人年甫逾強仕而齎志以歿亦何天奪之速耶盡君始終椿蔭之下雖小有設施卒未獲抒其胸臆自恃年力而未奮跡雲霄以俗情論生於富貴之家席豐履盛而弗克享妻孥一日之養其勝於終棄者幾何哉嗚呼一棺戢身萬事都捐是誠可悲

也己君生於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年四十有三吏部候選員外郎以子職贈奉政大夫以弟官職贈資政大夫配李氏封夫人子二應恒奉政大夫候選府同知娶羅氏應觀軍功議叙主簿聘李氏女四長適靈石廩貢生王惠來卒二適監生曹於麟卒三適候選同知任信四未聘孫男一 孫女一聘靳氏時應恒以承重與其叔俱丁太夫人憂將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太翁與太夫人柩合葬於南村 原應恒亦卽於是日奉君之柩安葬祖

瑩之次先期君弟戶部君率應領過予匍匐請曰
兄之銘欲累先生而以營葬考就事鉅時廼不遑
筆墨行狀未具奈何予曰予與君家四世交情百
年鄰好家風之長厚人品之深且予頗稔知固不
待狀也義無可辭因誌而銘之銘曰 易占積善
之慶詩傳張仲之賢無季所生而何不永年人耶
天耶其主芙蓉之城而騎箕尾之躔耶是或可慰
君魂魄於九原嗚呼禱予之嘆其誰某銘君之癯
曰漫叟

樸菴瑣言序

說家之書自秦漢以逮 本朝作者紛如不可枚
舉余生平所閱說部不下千百種其可爲訓者固
多其不可爲訓者亦復不少其可以爲訓者以之
廣見聞識遺佚紀風土裨史乘垂勸誠文筆古雅
自可傳之不朽其不可爲訓者揚齊諧志怪之類
波襲焚椒之穢褻踵碧雲駮之詆誣則覆瓿蠹
之餘更宜付諸祖龍之一炬矣余表弟李子芄氏
別字樸菴每自憊讀書未抵於成以家計賈於鄴
下而風雨晦明不忘故業以是遇文人詞客輒折

節下之凡前賢嘉言懿行古蹟舊聞山川之名勝
風俗之推移無不搜訪卽數百里外舟車所至亦
橐筆記之以藏篋衍所積旣夥遂編爲上下二卷
曰樸菴瑣言又詩古文辭一卷曰鄴遊艸乙丑春
携以示余且乞序曰予少不能多讀書此編固不
敢出而問世然欲附之家乘以見予雖賈而不怠
勤學積善之功以爲子孫勸誡焉可也余曰子之
文辭以視當世名流雅士固有不及而子之志則
可尚矣余卽衰老尙其敢忘古人與人爲善之
義哉是爲序

承德節江蘓鎮江府糧捕通判鄉飲大賓李

君曉園墓誌銘

民生日繁風俗日弊甚至衣冠中亦以谿刻奔競
爲能而相習爲非以肆其狡詐之術故留心世道
者每抱中流砥柱之思而興老成淪亡之嘆也此
吾於吾友曉園之歿而尤有深慟焉君姓李氏諱
曰普字惠田曉園其號也遠祖自隴西遷汾州之
孝義八世祖始占籍介休義棠鎮爲邑望族最後
乃徙居城中會祖汝信祖玉金贈武翼大夫父文
縉州同知以子曰暹遊擊職贈武翼大夫前妣秦

淑人無出妣侯氏生君君生而孝友有至性讀書
穎悟絕倫而體弱善病未能竟學自贈公捐館哀
毀骨立塋後服闋與兄析箸時從兄怡齋官吏部
司務君往依之遂遍交賢豪徵歌選勝一時稱極
盛焉君元配靈石王氏中憲大夫奮志公女早卒
繼配天津王氏亦宦裔也有壺德結褵後歸里卜
居與兄祖宅望衡對宇欲以叙天倫之樂君時年
僅廿餘歲而寄懷高雅閑心文史置南村別墅引
水壘山峙花藝卉古藤修竹翠柏喬松皆百餘年
外物蓋園舊爲城南李氏業售於君君復擴充修

葺之曲廊幽洞臺榭池亭俱別饒韻致遂爲遠近
園林之冠凡遐方仕宦文人詞客過介者無不流
連賞讌投綯贈紵幾無虛日視金谷之豪華西園
之雅集雖有不逮而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則
實有北海風以故江湖間負一技之士莫不望門
投止君或廣爲吹噓或自爲施予使滿其欲而左
右近狎浸潤之徒無論已獨是君揮霍性成當其
筮社家漸中落而從兄評事君方以廉直有聲京
師從子輩亦登武科官侍衛乃慨然思以功名自
奮曰吾家多遊宦吾遂甘蠖屈雌伏而終老於榆

枋之下哉於是復之都門援例授江蘓鎮江府通
判到官未一載廉靜自矢民皆感戴乃上憲有缺
望於君者將調君別任而君適得怔忡疾告歸逾
歲疾愈遂絕意仕進放懷詩酒與里中耆舊修潞
公洛社故事又聯詞壇宿彥西郊蘭谷及予並同
志數人爲友聲詩社後又於予輩效西堂老人真
率會約爲奕會君之豪情霞舉逸興雲飛亦可槩
見矣然不獨此也君之高才達識見義卽爲實有
人所不可及者如邑侯汪公之修關帝廟萬壽宮
及考棚公館諸創建君與息園范君與予暨諸紳

士司其事既而以貲紬中輟越數載同事諸君或
村居或宦遊或病故卽有在者亦皆袖手坐視予
與君謀復舉幸屬有機緣若春秋樓牌坊碑碣皆
砌墻垣君皆親督畚鍤不辭勞悴其顛末見予春
秋樓碑記中嗟乎廟工歷二十餘年始克粗竣君
之功爲何如耶他若修先塋祖祠里門諸務其勞
費在君爲不足紀矣嘉慶二年邑侯祝公以城池
頽廢謀舉工修葺延君與予以老病固辭君復
獨力任之濬城壕修城郭建城樓固門鑰巖啟閉
蓋不獨肅觀瞻亦藉以備守禦也其爲闡邑之利

豈淺鮮哉至前之金川軍餉凱旋差務近之教匪
不靖飢民鬻集君皆勸掖捐輸酌量調劑初未嘗
以私意軒輊於其間此則予之所親見而他人或
未之盡信也且予聞之君於鄉里有所推藉族黨
有所屈抑必爲之白別此非長吏之深知而能若
是哉五旬後博覽醫方堪輿星命種植諸書而尤
究心針法求醫者踵相繼君嘗曰吾非不憚煩直
以不忍人病之一念不能自止耳六旬舉鄉飲大
賓入咸以爲允嗚呼君之肆志邱曰依仁遊藝急
公尚義固宜獲天之佑壽躋期願而胡遽止於斯

即君生於乾隆十年九月十七日午時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年六十有三子五長均太學生娶羅氏繼郭氏張氏次薰太學生聘王氏娶陳氏繼楊氏次淦娶楊氏繼岳氏次堦娶梁氏皆繼配王安人出次地未聘蓬室郭孺人出女三俱適名族孫男三俱幼孫女一未聘諸孤將以其年仲冬六日寅時奉君之柩葬於封贈原祖塋並以兩王安人郭孺人耐先期乞予銘予愴然曰予與君稱莫逆交者四十年矣凡山水遊踪公私燕會花晨月夕無不共之而君獨欽重予每以畏

友曰之曾和予詩有棋爲饒先常手歛詩緣箴關
每心傾之句附予集中蔡廢堂明府見之嘆曰公
之士大夫虛懷服善肯爲此言者鮮矣其人必世
予也因是愈與君契予衰老昏憤舊學銷亡且居
君十餘歲而反銘君此不獨予之所不及料而當
亦君之所不料者也今歲春間君猶屢過予至百
忽聞君病予過問訊猶出欵予見其烟視媚行語
辭殊甚予寬譬再三必送予出門外俟登扁輿始
返嗣後予屢遣兒子輩相候一日早歸言君偃臥
牀第已將屬纊予驚恒亟欲一西訣別而家人

阻謂爲無及且恐慟弗能勝也方遠巡間而凶耗
至矣逾日過哭君又賦二詩哭之曰十年以長慟
予老廿載過存感爾頻又曰從此友聲耆舊盡老
懷更擬向誰論皆實錄也回思往事如夢如塵黃
梁易熟鶴返難期予忍銘君也歟予又安忍不銘
君也歟嗚呼慟哉予亦惟就予之所及知者序而
銘之也銘曰

仙李蟠根鳴駝家世樂水樂山曰仁曰智龍馬精
神園林經濟詩不求工酒惟取醉汎愛博施親賢
尚義爲官偶然何嫌一試曷歸乎來南村高企不

問生產於古無愧晚卽窘鄉豈君所意一病弗療
遂爾奄逝鄉里懷思久應罔置我爲斯銘那禁揮
涕

資政大夫候補道加四級文軒張君墓誌

銘

君諱企儼字宗節號文軒姓張氏遠祖頤自隴西
遷介休高祖奇士曾祖龍瀛皆以孫燮貴 覃恩
賜贈中憲大夫兵部武庫司郎中加四級祖呈錦
徵仕郎晉贈儒林郎父煥布政司理問以子企良
職封奉政大夫又以子企敞職封中憲大夫預干
叟 恩宴鄉飲大賓自號樸叟邑中咸推長者生
四子君爲仲幼卽簡默端重不佻弱冠受知於學
使者爲諸生旋食餼屢躋棘闈遂於嘉慶三年由

廩貢生援例教諭六年以軍功議叙加二級紀錄
二次援例府同知九年援例 誥授資政大夫候
補道加四級復以新例馳贈高曾祖父四世皆資
政大夫又封堂叔燮贈兄企良並資政大夫皆不
惜重貲人或有以謏言進者答曰吾非甚有贏餘
也一感先人之德蔭一如葵傾暄負借此以報効
國家也敢自侈乎最後置宅於城之東北坊與
敝廬近望衡對宇方期晨夕過從而君已不及待
矣嗚呼慟哉君生於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
日申時卒於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酉時年

四十有五高祖妣劉曾祖妣宋祖妣高妣宋范梁
並贈夫人君梁出也繼妣楊太君後樸叟公一月
卒配梁封夫人布政司理問向微公女明經崑山
女兒也嫻蠶行綜理家政門庭肅然子四清詔清
誼清誨清詮詔娶溫氏誼娶羅氏誨娶曹氏詮未
聘女二俱適名族將以嘉慶 年 月

日 時塋於常樂村祖塋方君臨歿之前數月歲
禮飢民屬集縣署呼號倒斃幾至激變邑侯熊公
亟謀之紳士富室鉅商君不待辭畢慨輸千二百
金卽此一事以視他人之擁財自封坐視其死而

不救者爲何如耶乃不久卽逝距壽顏天此亦天
道之不可知者矣樸叟公晚年爲諸子析爨君所
授屋差遠弗便定省因僦寓堂弟宅與約亭臯山
隣樽酒論文楸枰對奕或撫焦桐或臨古帖或鑒
賞君所購名流書畫佳石印章以及鷄彝象勺兔
穎龍窠官哥汝定之彝龍尾端溪之硯復舉詩社
凡有所作必乞余改訂而尤嗜書芸鐵萬軸坐擁
百城其高懷逸韻亦槩可見矣至於君之內行純
篤於親於兄弟間更有人所不及知者當樸叟公
之寢疾也諸子晝夜侍湯藥兄曰吾獨侍寢旣可

使吾父靜攝且免弟等過於勞瘁君力爭以爲不可曰兄夙有腿疾年已逾艾而忍兄獨任其勞耶兄毅然曰弟居雖近而僣從無多主人每夜不歸倘有他虞悔之何及必從吾言君始不敢再爭然披星戴月亦卒弗敢寧居也迨樸叟公歿兄果病不能執喪一切殮葬事悉稟命於兄兄病亟君垂涕出遂委之二弟曰吾不究世務二弟勉力爲之可也其孝友克敦如此他若族黨友朋之蒙君惠者尤更饒難數也生平訥言與人相接寒暄外率不甚酬酢吉人辭寡余方以是重君而人反訕笑

之嗟呼括囊无咎尚口致窮君子豈以多言爲貴哉彼談談者亦徒形其鄙俚耳蓋之前期諸孤奉約亭進士所爲行狀劄劄請銘余嘆曰令先君勸躬勵行不驕不吝固一鄉善士也况與余爲莫逆交而忍以衰老奔陋辭哉爰按狀爲誌而系之以銘 銘曰人生修短悉稟於天彼蒼難問自古爲然展如之人乃不永年七日不汗遮返屋躔策名仕籍未獲騰鸞已醒蟻虻行卜牛眠南山翠律汾水潺湲介推之里有道之阡俾爾子孫瓜瓞綿綿我爲銘詞曷禁涕漣

廣文東岳溫君傳

君名暉字凝之號東岳姓溫氏早歲卽以諸生食
餼屢躋棘闈援例訓導銓補無期遂棄去博覽羣
籍欲學道自怡而素饒心計勇於爲人蓄於愛已
凡戚友事屬繁難皆悉力籌畫始終罔懈至於家
庭之間疲精竭慮無弗周脩尤不待言矣余每謂
人之精神惟寄一途或澹於榮利心慕山林或勤
於世務情牽塵俗而君獨兼之最後爲邑侯徐公
延請紳士預修義棠鎮橋工君不避嫌怨不憚劬
勞同事皆遜弗如時君已搆疾肝鬲不利而猶弗

肯息肩蓋其心力強忍意氣超越有古人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之槩惜乎其小用也已五十時有示
弟與子姪詩曰年經知命實知非駒隙光陰似箭
飛世味飽諳身漸老功名瘦落志頻違謹遵先訓
安耕讀時切鄉評聽詭譏但囑汝曹勤積德讓予
花酒息塵機可以見其志矣逾年歿歿之前數日
尚遠至狐岐山自得菴訣別友人嗚呼可悲也余
壯歲時與君父有交故君每謙事余且謬以文行
相推重與李君南居友善嘉慶戊辰歲杪過余曰
東岳非庸庸者流非先生傳之則其人將與草木

木卒等耳余曰余文安足傳東嶠而君欲不朽死
友之高誼實可以屬世矣爰不辭衰老荒蕪爲之
傳其他世系生卒子姓俱見墓誌茲不更贅云

題跋

題山右詩存詩冊寄魯心齋郡伯

濩澤李牧坪孝廉輯山右詩存正集二十卷附集
十卷刊成寄余蓋以北人之詩艱於流布欲他日
操選政者得有所藉手余伏讀一過雖未能媲美
山左詩抄然以授徒寒士發此洪願搜羅風雅使
山右百數十年間之騷人詞客著作不盡泯滅者
其功豈淺鮮哉暇日率題截句廿首又題四首寄
牧坪旣表前修且欲策其後之補遺續刻也吾友
心齋數歲前以素冊索書余詩因書此以寄第詩

既頽唐書復醜拙他日視之以博一笑可耳於戲
余伏處蓬門君宦遊萬里鴻雁難通正未知郵寄
於何日耶言念及此不禁黯然又觸我停雲之感
矣

題自書山右詩存詩後

絕句廿首此余題山右詩存詩也率爾題品未爲
確論癸亥夏偶檢篋衍不忍棄置遂手錄一過裝
潢成冊時年七十精力衰耗詩與書皆無足取廢
堂明府素有嗜癖之癖因以贈之且書數語於後
以識余愧

跋廣堂明府詩後

公清才與學吏治循良固不藉詩以傳而詩復律
細神清詞新韻穩迥超時輩與予論詩有針芥之
投蒞介以來簿書叢雜差務盈繁暇卽手一編披
讀則公之詩之工不問可知矣癸亥初冬集舊所
存詩遺書示予且使較定予時年已七十養病閉
戶精力衰耗固無能爲役而感公知己遂不自揣
率爾加墨雖公虛谷爲懷而狂瞽之請其何能免
因書數語於後以誌予愧

跋廣堂明府詞後

公吏治依仁才能游藝工制藝善古文辭詩而詞
餘復超然絕俗弔古懷人之作直可與大江東去
諸詞抗行彼徒拾史柳之靡襲辛劉之貌者讀此
當知予言之不謬也

題杭董浦先生爲閩若璩徵君傳後

閩若璩徵君字百詩號潛邱太原縣著姓自五世
祖始遷淮安其爲學刻苦自勵無書不讀而尤遠
於經史考證辨覈務使毫無遺義以故先後輩名
流皆推服弱冠遊京師旋以僑籍改歸餽於太原
康熙十七年復之京師應詞科不第歸越四年以

崑山徐公聘復主都名卿鉅公咸引重然天性好
屬於時賢著作雖表表藝林者皆不免其訾議至
謂李天生杜撰故事汪鈍翁私造典禮於堯峰文
鈔掇擊不遺餘力則未免過當安溪李文貞公嘗
爲作傳而仁和杭董浦以爲無加損於閩氏復爲
之傳內載

世宗潛邸手書延請至京呼先生而不名曰索觀所著
書輒稱善後疾亟請移就外固齋不得命以大牀
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如
卧牀簣不覺其行也及歿遣官經紀其喪製四詩

輓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又爲文以祭有讀
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等語此事
人多弗知因脩識之不獨見潛邱之學行而我
朝右文之盛意亦何至於此極耶雖古帝王何以
加諸

尺牘

寄祝午橋司馬

不接芝顏倏經改歲懷仰之誠與日俱積惟企他
時靈節重臨汾郡復叨幪矇則白髮故人歡迎當
不在兒童竹馬後也常衰愍日甚生計日艱閉門

讀書之外毫無善狀可爲左右告者今歲冬抄舉
鄉飲大賓明歲犬馬之齒六十有九矣小兒輩及
鄉里親黨都門舊交擬爲製錦預祝常雖無德堪

此然詎不可却則亦聽之第介邑能爲古文辭者
甚少即使勉爲之亦不厭鄙望惟公翰苑鴻才并

州循吏且於常有詩文知己之感倘能於臘尾春
初封篆之暇慨賜一篇則叨惠靡涯感戴大德不
僅在小兒輩與鄉里故舊矣謹緘寄六十時四六
壽序以當事實雖曰過譽尚非虛詞此後十年中
惟叨千叟 恩宴得五品 賞賜詩杖如意內幣
等物十三種及刊刻詩文全集鄉飲數事而已言
之曷勝汗顏外有題山右詩存拙作另册呈政肅
此上贖並候台安

寄魯心齋太守

壬戌仲秋獲接手教綠君念舊之殷慰我停雲之

人健忘殊可笑也專此佈候陞祺不一

又

無花果本草所謂優曇鉢也本非珍品然頗宜於
小兒令郎世兄或亦嗜此茲緣籬洛閭所植結實
故以少許相餉聊供一笑再書箴一握呈政秋風
紈扇已將棄捐弟邇來齒痛逾月尚未痊可更兼
病足老而彌劇過時陳人過時微物固無足齒第
嫌投之官署殊爲不倫耳公雅流達識想無深訝
也並候邇綏不一

與某

專啟相招亟荷厚意第老人畏寒艱於步履且飲不能傾三蕉葉食惟強進數七箸而已固無煩費左相之錢飭郇厨之饌也謹辭謝並希諒宥

與曉園

不晤足下已兩閱月矣弟邇來衰病彌甚更兼霪雨連綿足疾驟發幾至不能步履七十之年與死爲隣固無可畏微嫌近歲詩古文辭未能料理抄緝耳然亦細事頃聞令二媳韶齒珠沉彩雲易散可嘆也不能過唁尚希鑒宥率此佈懷並候不宣

與董雨亭廣文

寒醴首稽况味可想矧鹵城儉僻之地乎第我輩
之所以異於流俗者惟富不至驕貧不至訥非以
此誇人也讀書素位理應如是耳弟年來衰憊目
甚閉戶養病非惟不敢親近當事卽鄉里親故此
旣銷聲彼亦匿跡縱欲以直諒自居亦不得不寡
友數斯疏之戒矣近者如斯遠者可知魚沉雁杳
口惠都無以故都門舊好概未能以寸楮相寄老
懶之罪固無可辭然世情翻覆少陵貧交行已慨
乎其言之矣又何有於陳人宿物哉詎意冬間忽
接采雲猥蒙記注古道照人且索近作感甚愧甚

爰錄數首另紙呈政率具蕪函奉候陞祺不一

與賡堂明府

承屢惠食品隆情殊賤有加無已鄙人薄植何修
得此倘亦釋門所謂前世有香火因緣耶第遠謝
澹臺近慚仲叔未知淵明之報在於何日也邇來
頗爲索書乞文者所苦公簿書忙僕翰墨忙雖微
有異軌而益可見人生百歲勞勞大都在忙中過
耳可嘆也僕旣老病公復善病同病相憐尚敦明
德至於樽酒論文原瀕雅興麥秋前後農忙訟簡
或其時矣然亦只可作漫語觀人事參差豈能預

卜哉春寒甚劇善攝爲禱並謝候不一

與張松峽

僕老矣江淹才盡詩旣舛陋書復醜惡足下委書屏幅且索書拙作豈有嗜癖之癖耶春寒甚劇衰病延纏遲之又久始克命筆愧甚罪甚足下或擇五六幅用之可耳其餘祈代爲藏拙勿出視外人也此囑

與某

文章貴真喜諛惡直務使人人爲聖賢實無是理弟之文固非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者敢不虛懷

服善耶然必以夸詞替代避忌拘牽則不獨今人可議卽古人亦無不可指議矣私心竊有未安足下遽人不應如是愚意以爲除二三字改易外仍存其舊令人與文俱不失本來面目若別有意見寧可置而不用爲弟藏拙幸甚况珠輝玉映已有某某二公之文又何必以衰朽龔鄙之作闕足於其間哉恃愛直言勿罪是荷覽畢付之丙庫勿視他人也

與廣堂明府

前日承惠講院課藝捧讀之下詞清旨雋法密機

圓純是古文家數刻峭之中復饒疏宕於唐近柳
柳州於宋近王介甫於近代時文高手則可與价
人文駟方軌矣曷勝拜服僕廿年來凡閱時髦制
藝每苦不能終幅至多亦不過二三首獨於尊作
讀之惟恐其盡興高神旺老眼增明三日遂能遍
閱此可知文章之能引人入勝有如此者而僕之
心折蓋亦非阿所好已廿三日向夕接借書手札
常處本無此二書又以眼昏不能裁覆罪甚異書
渾似借荆州可無庸咏矣茲檢得快心編一種雖
小說家然亦稍可借遣病魔如舊閱過祈卽擲下

外具不腆數種聊用將意非敢云饋歲也嗚存是
荷專此謝教並候新禧

與蔡昌橋山長

尊作駢體壇徐庾之遺響長律追元白之後塵雖
其間不免微疵而已堪稱巨製矣集毛詩詩亦佳
惟第四首尚覺欠融洽祈高明試再酌之僕年來
齒衰才盡舊學銷亡恍同隔世又安敢浪着佛頭
之糞哉小效芻蕘無能爲役鑒宥是荷

與廣堂明府

祝融煽雲災及官衙咄咄怪事然數也奈何聞之

令人震駭恨無纜巴巽酒之術以滅之亟欲過慰
緣糜不會客僅以名刺奉候抱歎奚似數日來布
署已定想帶物尚無甚差失但收拾煨燼未免費
補葺之力耳茲修寸楮聊佈鄙懷願通識達觀毋
過爲鬱鬱也目下春雨可喜萊蕪之釜雖不生魚
而餓亦生塵矣築亭時遂名喜雨當無不可一憂
一喜或可破涕爲笑否耶

與蔡魯泉山長

昨蒙枉顧蓬蓽兼以太孺人行狀委示忝酌綠老
病未獲款接抱歉殊深復札諭諄切虛懷若谷又

舊與令大兄有文字之雅誼無可辭但僕年來精神衰耗學植荒蕪行將就木固不獨江淹才盡也亦安能爲役哉謹捧讀數四於過冗長處刪去二百餘字亦間有補贅狂瞽之罪自所不免尚希鑒宥幸甚尊詩稿內有留別二首當是太孺人未遐逝時所作自不妨另箋錄寄也獨念途長累重資斧維艱雖承各大憲慨助未審能足用否然萬事隨緣前程如漆誰能預料惟祈順時節哀勿過爲家計焦勞以傷邁往之氣是所望也僕老值窘鄉縱竭綿薄何濟於事惟有臨風蒿日呼負負而已

率此奉覆聊佈鄙懷並候孝履不宣

與武春臺明府

昨初進謁不止不以遲遲爲罪而且一見如故古

誼高懷摛謙特甚僕亦何修而獲此哉倘昔人所

謂前生有香火緣者耶故爾不能遽別叨擾卹厨

齒頰皆芬但藜藿之腸未免踏破菜園爲可慮耳

率此奉謝並候不一外河東道憲托搜訪如蘭集

及拙集謹如命送上祈驗入轉致是荷